

臺灣

裴利



勝

魔

美

少

女



第一章

给玫瑰：

好消息！又有生意上门啦！

明一下午一点钟，在老地方和委托人见面。

这次的委托人非常年轻喔！名字叫贺家彦，是香港贺氏集团的地少主，还是正念大学的小家伙，不要大期负他喔！

我知道你的粤语说得棒极了，所以要好好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金主，千万洒把全吓哭了，人家可“纯”得很。

对提醒你一句，贺家彦是一位帅得过火的美男子，绝对不要被他迷呆了，以免影响任务的进行。

关于上次帮肥猪建民找到小狗的酬劳，我已把钱存入你的银行户头，他这个凯子所送的红包可真大呢！

希望你这次的任务也和往常一样顺利、平安，我知道你最棒了，好好接招罗！

——蔷薇留

台北东区

冬日的周末午后，街道上到处都是热闹滚滚

的购物人潮，一副繁华欢乐的景象，当然，车道上依旧大排长龙，塞得一塌糊涂。

玫瑰坐在一家窗明几净的速食店内，随着落地窗望着街道上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手上玩弄着我前那条玫瑰形状的水晶项链，而且还不时张嘴巴打着呵欠，引来旁人惊愕的侧目。

一套光滑柔顺的粉红色的凤仙装，衬托着她玲珑有致的美好身材，头上则梳着两上小头髻，活像是刚从摄影棚走出来的古装演员。

但真正引人侧目的并不是她这一身古意的装扮，以及太夸张的呵欠；她那亮丽的脸蛋和身上所散发出的灵异气质，才是吸引众人目光的得要关键。

玫瑰有着一张典型的娃娃脸，红通通的苹果脸上，有着一双带着灵气的明眸，秀眉俏鼻，红唇皓齿，看起来可爱无比，也使得她原本就年轻的貌显得更加孩子气。

她的清新面孔、独特气质，在这充满商业气秘的大都会里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她根本不像生活在这座水泥丛林中的年轻女孩，反而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顽皮精灵，偷溜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里嘻闹，是如此的脱俗灵秀。

玫瑰瞄了瞄隔壁那们穿着制服、正猛啃“灌蓝高手”的年轻女孩，她的手表显示时间已经是一点三十分了。

看来这名从香港来的少爷已经整整迟到半小时。该不会是飞机出了状况，掉到台湾海峡去

了？

她咬了咬可乐瓶上的塑胶吸管，无奈的摇摇头，准备起身离开；三十分钟是她等人的最大极限。

忽然，一名神色匆忙、手上享着一朵红玫瑰、穿着T恤牛仔褲的男孩，跌跌撞撞地冲进速食店内。

这位年轻男孩的出现。随即引起店内女孩子们的极大的骚动，他长得实在太好看了，帅得让人舍不得把眼光移开。

他有着成为偶像明星的一切条件，不论是体格或容貌，都是以和“四小天王”媲美，尤其是他身上那股“清纯”的健康气息，更让人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一具大男生会让人感到非常“纯”，可是又不会觉得他很“蠢”，这可是很难得的哟！

玫瑰一眼就看出这们冒冒失失的所轻小伙子一定就是贺家彦，同时也觉得像他这种俊美得过分的男人，最适合在家中的神坛上，早晚向他上三柱香，祈求保佑家人平安。

当贺家彦四处搜寻眼光终于接触到玫瑰胸前的那么水晶项链时，他像是松了口气般，连忙冲到她的面前。

然而原本正想开口的他，却因看见玫瑰可爱的脸庞而呆愣了一下，随后才用生硬的国语对她说：“小妹妹，是不是玫瑰派来接应我的？她现在人在哪里，请你马上带我去，我有急事必须见到她。”

他弯着腰，用着哄宠物的幼稚语气，温和地问着坐在椅上猛咬吸管的“小妹妹”。

家彦武断地猜测，玫瑰应是一位二、三十岁的“成熟”女人，眼前这位看起来像小学生的妹妹绝不可能是她。

“姓贺的，你整整迟到了半个小时，我想玫瑰绝不愿意帮助一个连基本礼貌都不懂的臭家伙，所以请你另请高明吧！”她用着流利的粤琼，火大地表示着。

其实她才不在意这家伙有没有迟到，她生气的是他竟然称呼她为“小妹妹！”！玫瑰最最讨厌别人把她录成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虽然她今年才十六岁，称不上是老女人，但也不至于沦落到小妹妹的称呼吧！

反正她天生就是讨厌别人如此称呼她，贺家彦这个大白痴，不但迟到了而且还犯了她的大忌，非得好好整整他不可。

“小妹妹，请你务必要带我去见玫瑰，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和她联络的方法，除了她，没有人能帮得了我。”他用着诚恳忧虑的眼神望向玫瑰，双手紧抓着她不放。

“喂，你这家伙，别拉拉扯扯的，想乘机吃嫩豆腐啊？”她挥手甩开他，嘟着小嘴不满地抗议。

“妹妹，这不是玩家家酒，全香港甚至全台湾的私家侦探和征信业者，对于我所委托的案子都束手无策，现在我已把全部希望都放玫瑰在的身上，请你马上带我去找她。”他再次请求着，脸上那份忧郁的神情，令人不忍心拒绝他。

“唉！好吧，好吧，谁教本姑娘最大的缺点就是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只要你愿意叫我一声‘玫瑰好姊姊’，我就可以不计前嫌，接受你的委托。”她眨眨带着长长的睫毛的明亮眼睛，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等着欣赏贺家彦的惊讶的神情。

果然，当他听见玫瑰脱口而出的这番话后，差点从容失色，站不住脚。

贺家彦用着十分怀疑的态度，打量眼前这位自称是玫瑰的小孩后，她的个子不算娇小，应该有一百六十五公分吧！可是她的脸蛋却会让人产生误会，以为她是一名小孩子，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可爱到会令人怀疑她是不是一名落入凡间的精灵？

“你……你真的是玫瑰？”他睁大眼睛，张口结舌地惊呼一声。

“如假包换。”她挑了挑眉，一副幸灾乐祸的顽皮神情。

“可是听说玫瑰是位很厉害、拥有特殊能力的奇异女子，尤其是她的寻物能力更是无人能比，我以为她应该是个上了年纪的特异人士，没想到……”

他听说玫瑰行事向来非常神秘，从不轻易露脸，想要和她搭上线，都必须透过她的助理——蔷薇。

“喂，原来你还有年龄歧视，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我能明白你吃惊的原因，因为我向来不直接和委托人见面，这回要不是蔷薇正在南美处理另外一件案子，我才懒得跑下山来和你见面呢！这

里的空气不好，交通又糟，东西又那么，简直不是人待的，如果你还怀疑我的能力和身分，那么我们就到此为止，拜了。”说完，她便背起一个布面背包，挥了挥的，边走边跳的踏出速食店。

她的动作快到令家彦措手不及，连忙也大步冲到店外，追了上去。

“等一等！你不可以就这么走掉，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好，不应该以貌取人，真的很抱歉。”他紧抓她的手臂，诚恳的说。

“我才不接受你迟来的道歉，刚才我已经说过，除非你叫我一声‘玫瑰好姊姊’，否则休想要我帮你。”站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上，她双手抱着胸，若无其事的向他表示。

“你……”家彦为之气结，一向好脾气的他也不由得沉下脸来，但想到自己有求于她，也只好拉下脸来，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口喊了一声：“玫瑰好……好……”混帐，根本叫不出口！

“我一点都不好，重点是‘姊姊’，你懂不懂啊？”她故意刁难他，虽摆着一副臭脸，其实私底下已笑翻了。

没想到贺家彦竟是如此好欺负，简直是嫌到了！

“好嘛，好嘛，我叫就是了，玫瑰好姊姊，请你不要生气，拜托你高抬贵的，接受我的委托吧！”他装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活像是被丢丢在路边的弃犬。

“贺弟弟，这样才乖，好吧！既然你哪些有诚意，我就勉强答应罗！”她跳起脚尖，伸手摸了摸

他微卷的浓蜜黑发，赞许地点点头。

玫瑰和家彦两人特出的上外表及怪异的举止，早已引起逛街的人群的注意，有些人甚至就站在两人附近，仔细地看个过瘾。

家彦受不了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调戏，连忙叫了部计程车，匆匆把两人塞上车，扬长而去。

“喂，你想绑架啊？”她没好气地问着。

“玫瑰，就算把你绑架，也卖不了几个钱，你总不希望和我在大街上讨论委托的事情吧？”他哭笑不得地回答，完全把刚刚被玫瑰占便宜的事给忘了。

玫瑰看着迷人的神情及好得过分的脾气，不由得摇摇头，喃喃自语：“唉！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蔷薇一定要我亲自处理这个委托，蔷薇这个超级大花痴，一看见帅男人就被迷得昏头转向，也不想我我刚从非洲回来，还来不及休息就跑去日本帮忙小彻彻和琉璃；才一回到台湾，鞋子都还没脱，就十万火急地要我处理你的案子，我是人耶，她把我当成什么了？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便利商店啊？也不能因为委托人长得帅就这样子，真是重色轻友。”她的小嘴嘟得好高，不停嘀咕着，心想等这件事结束之后，说什么也要放自己半年假，再也不向蔷薇妥协。

车子在一家国际级的观光饭店停下来，两人下了车，便直接前往二楼的咖啡厅，选了一个靠窗的双人座位坐下来。

现场的钢琴演奏，以及欧洲宫廷式的古典装

瑛，还有那一缸缸的大批鲜花，令这间小巧精致的咖啡厅充满迷人花香、诱人咖啡香，和悠扬的钢琴乐声，俨是欧洲城堡一隅的缩影。

“哇！可真气派，说个事情也要来如此高级的扬所，不愧是贺氏集的小开。”

玫瑰四处张望、东摸摸、西瞧瞧，像极了刘姥姥走进观园，事事都感到新鲜有趣。

“玫瑰，你真是一位很特别的女孩子，我想蔷薇应该已把我委托的事情告诉你了，请问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找到我失踪已久的姊姊呢？”他问着正在把玩一只骨董花瓶的她。

“贺弟弟——”她正想开口回答，却被他打断。

“叫我阿彦就行了。”他纠正着她。

“好吧，阿彦弟弟，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并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就可以有你姊姊的下落——大约几个小时吧！不过如果情况特殊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注意力全摆在周围新奇的事物上。

“真的？只要几个小时就能找到我姊姊的下落？你简直太厉害了！玫瑰，你到底有哪些特殊的能力？还有，你年纪多大啊？”家彦十分惊喜地问她，眼前这位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其实不只是他非常发奇。自从前阵子玫瑰帮香港富商关建民找回走失的小狗这件事情不小心暴光之后，便引直传媒的极度关切，社会大众对这位身分成谜、行车喜欢低调处理的神秘女

喃喃低语，和刚刚的顽皮模样完全不同。

约莫过了五分钟，玫瑰才重新睁开眼睛，对着正惊愕地看着她的家彦，顽皮地扮一个鬼脸。

“玫瑰，你手中含的那两样东西到底怎么了？为何你刚刚要对它们喃喃自语呢？”

家彦好奇地拿起玫瑰手中好两样看起来十分普遍的物品，一个是穿着日本和服的人形娃娃，另一件是一架黑色的拍立得照相机。

“阿彦弟弟，你难道不觉得手中的洋娃娃会对着你微笑吗？”玫瑰指了指长发的日本妹妹，故意用疑惑的口气问了，同是也等着看好戏。

“什么！”家彦一听到她的话之后，大叫一声地把手中的娃娃丢在桌上，狐疑地猛瞧这个愈看愈恐怖的娃娃，深怕她真的会开口对自己笑。

“哈……哈，你真好骗。别傻了，这个可爱的洋娃娃哪会对你笑，真是有够白痴。”她捧着肚子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玫瑰，你……”家彦得知自己再次上了她的当，不禁咬牙切齿，将那张帅哥扭曲得不成人样。

“别生气嘛！虽然日本娃娃不会笑，可是却也很邪门他！这个人形娃娃的主人告诉我，娃娃的头怪会不停地和，就算是拿把剪刀反她的头发剪短，隔天她的头发又会变得和原本一样长，如果不剪的话，她的头发就会长到可以用来总东西，我刚刚念念有辞，就是和附在娃娃身上的家伙沟通，教她安静一点，等我回到山上就可以帮她超渡，化解心中的怨气，让她安心地投胎转世。”玫瑰啜了一口咖啡，态度轻松，不紧不忙地

解释着。

“你怎么不早一点说嘛！害我刚才还拿着娃娃猛瞧，万一沾上乱攻八糟的东西，那就惨了。”

他那略带着白的惊吓脸孔令玫瑰看了直呼过瘾，心想这小子还真胆小！

“阿彦弟弟，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怕，那就更不应该把可爱的娃娃用力地摔在桌上，这样她可是会减疼的；搞不好被你摔得心有不甘，晚上跑去找你玩，用她那去瀑般的长把你总得死死的。”玫瑰边就边抱起人形娃娃，故作疼惜状地轻抚着她。

“拜托，不要再吓我了，这部拍立得相机应该不会长出头发吧？”家彦惊魂未定地指着相机，离它离得好远。

“当然不会罗！不过，听这部相机的主人说，这部奇怪的拍立得只要照片一出来，每次都会在照片上多了一个长发的白衣女人，你如果不信，我们可以马上来实验看看，反正这是拍立得。可以立即显像。”说完，玫瑰就拿起相机，朝着家彦作势要按下快门，却马上被他阻止。

“不了，不了，我非常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请不要拿我当试验品。听你这么一说，我全身都发毛了。”他死也不要和一位白衣女人合照，太恐怖了

“阿彦弟弟，没想到你长得一副人高马大的模样，却如此胆小，真令蔷薇失望啊！”她摇了摇头地叹着气。

“玫瑰，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这种人

类无法理解的玄妙事物，你不是一名私家侦探吗？为何人有这么邪门的东西，难道你不会害怕吗？”

“是谁告诉你我的身分是私家侦探的？帮人寻找失物只不过是我的兴趣罢了，我真正的身分是一名‘除魔师’，是专门对付妖魔鬼怪的灵异人士，所以根本不会害怕这些被附身的小玩意。”玫瑰瞪了家彦一眼，她什么时候被在家认为是名侦探？真是有够无辜。

“除……除魔师？你说你是专门抓鬼的？”他眯大眼睛打量着玫瑰，她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地方可以和“除魔”这两上字扯上关系。

“喂。什么抓鬼的，有够难听。‘抓鬼’这个名词听起来好一像巫师，、神棍没有两样，人家才不是民间所说的那种抓鬼大师呢？！拜托你有水准一点好不好？”她嘟起了嫣红的小嘴，不满地抗议。

“对不起啦！我对于这种玄事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自从姊姊加入一个古怪的宗教组织之扣，她整个人就变了，根据我请人调查的结果，姊姊失踪那天晚上，曾经到过一家名为‘午夜情人’的牛充俱乐部，天晓得！我那位温柔婉约的好姊姊怎么可能会涉足情场所，打死我都不相信，我一定是那个邪门宗教扩的鬼，才会让我的姊姊变了样。”

他的神情凝重地所姊姊失踪的原委说了了米，由他坦快的语所中可听得出来，他恨不得把那个宗教组织给拆了。

“阿彦弟弟，你的好姊姊一点也没变了样；我不是好端端地坐在你面前吗？”她边说边把手中的咖啡一仰而尽。

“玫瑰，我是在跟你说正经事。”他不好气地望了她一眼。“我知道啦！人家正在整理脑袋瓜中有关‘午夜情人’的资料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她努力地回想有关这家俱乐部的种种。

“午夜情人的就在林森北路一带，而且听说我姊姊并不是第一位在那爱店里失踪的女孩，之前忆有好几位年轻女孩也在那里失了踪，不过台湾的警方并不非常重视这件事，这一点倒是令人匪夷所思。”他补充道。

“啊，我想起来了，那个邪门的宗教组织叫作‘世纪末教派’就是所来十分活跃的新兴组织，听说它在全球各地都高有秘蜜分部，专门招揽一些心灵贫困的人们成为它的会员，并不是很正当的一个宗教。”她终于想起来了。

“没错，就是世纪末教派，它根本就是一个‘邪门歪教’，只不过以宗教的名义当作幌子来欺骗世人，然后用不知名的方法来控制入教的信徒，再利用这引进受控的后徒去做坏事，如果有信徒想要脱离组织的话，就会无缘无故地失踪，就像我姊姊那样。”家彦用着极气愤的语气，恨恨地说。

“看来这是个挺棘手的问题，在此这前我曾接受过好向件类似的委托案，只不过这阵子太忙了，加上蔷薇会事先帮我过滤一些案子，所以一

直没有机会扯上这件事,如果只是单纯的人口失踪,寻么事情就好办多了;可是如果牵涉到这种世界件的宗教组织,恐怕事情就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容易。”玫瑰看着家彦,若有所思地对他说。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单纯,所以我才会飞到台湾来恳请你的协助,请你务必帮忙,千万不要因此而拒绝,只要找得到我姊姊,老爸一定会给你满意的酬劳。”他深怕她会拒绝接受这个委托,不禁着急地如此表示。

“阿彦弟弟,别紧张好不好?我又没说不帮你,只不过我正在想要如何才能够混入世纪末教派去查个究竟,老实说,我也十分好奇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看来只好先从‘午夜情人’下手了,既然有许多女孩都在那坦克失踪,那么明天晚上我闪两人就乔装成他们的客人,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至于今晚,我必须回山上把这两样邪门的东西解决掉,还要利用我的心灵能力,先的出你姊姊现在的下落,如果可以,我想把先前那些失踪的妇孩子也一直找回来,一并解决掉有关‘午夜情人’的案子。”

玫瑰神色正经地说出自己心中计划,没想到才一就完就引起家彦一阵狂笑,他神情夸张地按住自己的肚子,笑得不能自己。

“有什么不对吗?”她满头雾水,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明白地看着家彦毫无形象的狂笑。

“玫瑰,拜托你好不好?‘午夜情人’是个牛郎俱乐部耶!像你这种看起来像国中生的女孩子,才到他们的店门口一定马上会被轰出来;而

我呢？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却要我陪你一起去‘午夜情人’，难不成你要我男扮女装陪你混进去啊？”

家彦取笑着她自认为完美的方法，心想玫瑰可能不明白“午夜情人”的营业生质，以为牛郎俱乐部是老少咸宜、任何人都能进去光顾的地方。

“没错，就是要你男扮女装陪我混进去，看来我们俩满有默契的，至于我的外型，你就不用操心了，只要我稍微装扮一下，马上就可以成为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我满讨厌那种成熟的装扮，可是现在也只好牺牲罗！”玫瑰若无其事的说着，脸上却闪过一抹顽皮的神情。

“别开玩笑，我才不打扮成女人呢！你可以另外找人带你进去，我会在店外守着你们。”他摇了摇头，连忙拒绝。

“好吧！你既然不肯牺牲，那么我也不勉强，这件事情就算了，拜拜。”她不在乎地耸耸肩，随即拿起日本的娃娃及照相机，准备走人。

“好嘛，好呀！我答应你就是了，只要能够救出我姊姊，就算你要我装扮成人妖，我也愿意牺牲到底，反正生死大权操纵在你的手中，要杀要刮随你便。”家彦急忙拉住她的衣角，一副豁出的可怜神情。

“人妖？我怎么没想到呢？下次有机会再让你试试好了，你可真是个好弟弟，为了姊姊竟愿意牺牲知己，我真的好感动喔！咆……咆……”她夸张地痛哭着，同时想像有彦打扮成人妖的模

样,那一定非常有看头。

“玫瑰,你净会欺负我。”他满脸无奈的神情,既然有求于人,也只好多忍耐点了。

“我哪敢欺负你啊,大帅哥,要是被蔷薇知道我待你不好的话,铁定会被她念死,所以我哪敢啊?”

玫瑰打趣地看着他那种楚楚可怜、任人宰割的模样,不禁发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她真的迫不及待想要瞧瞧他扮成女人的可怜模样,一定迷死人了。